



革命故事

一把锄头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715
88
85



(革命故事)

一 把 锄 头

宝鸡市文化馆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陕西省店发行

*

1973年2月第1版

197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书号：10094·62 每册0.13元

目 录

一把锄头.....	丁永奎 (1)
故事员的故事.....	王东玉 (8)
比赛之前.....	朱晓国 (15)
写春联.....	周建顺 (22)
寻苗记.....	李凤杰 (31)
王营长夜访双保家.....	高钦贤 (38)
小牛学医.....	高钦贤 (47)

一 把 锄 头

丁永奎

我是县农具厂的工人，在烘炉上干活儿，生产锄头、铁锹、镰刀、斧头各种小型农具。特别是半锹锄，更是我们的出名产品，社员们非常喜欢用，还给编了一段顺口溜：

半锹锄，呱呱叫，项短板小窍口好；轻巧锋利质量高，支援农业有功劳。

一听这顺口溜，我的心里象开了花。这么一说，同志们可能以为我是烘炉上的老把式，其实我是个学徒工，我的师傅才是个名符其实的老把式呢！

我的师傅名叫张德全，今年五十开外，高高的个儿，四方脸膛又黑又红，两只粗壮有力的臂膀，一双大手握起来象对铁锤，一看就是个有经验的老铁匠。他是个老党员，人老心红，技术熟练，干活最讲究质量。记得我当学徒工的第一天，他就说：“小李，干咱这一行，钉是钉、铆是铆，一锤一锤得实实在在，一星半点都不能马虎！”看着他那严肃认真的样子，我忙说：“跟师傅学嘛！”“好！”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爽朗地笑了。

张师傅天天带着我干活，不论是生炉子、看火色，还是掌钳子、抡铁锤、加钢、淬火，总是手把手地教我。比如打半锹锄吧，打锄板时，张师傅教我：“甬打当中甬打边，只

打两边一点点。”铺钢时，张师傅教我：“钢片薄，沾得牢。”冷砧板锄时，张师傅教我：“钢水活，全在淬，定好火色是关键。”我更是处处留意，样样用心地学习。真是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春去秋往，一年多时间，烘炉上的大小活路，半铆锄的生产技术，我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。虽说还没满师，张师傅有时出外下乡或开会学习，也就让我单独干活儿。不过张师傅每次离炉时，总要叮咛一遍他的那几句老话：“小李，干咱这一行，钉是钉，铆是铆，一锤一锤得实实在在，一星半点都不能马虎！”我开始单独干活儿，总是按照张师傅的叮咛，一炉火、一铁锤都分外认真，干出的活儿样式好，质量也高，件件合要求，领导上表扬了几次，群众也都夸奖。这样一来，我好比脚底生风，有点飘飘然起来，慢慢地张师傅的叮咛也就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，不大在意了。

一天，我们接到了一封群众来信，我心里想着，一定又是表扬我们的。只见上面写道：

县农具厂：

前几天，买了一把你们厂生产的半铆锄头，样式窝口都蛮好，可惜质量太差，用了不几天，锄板角就裂了缝，只好挂在墙上，让它歇着。我让小红替我写封信给你们，请今后在质量上要注意。

此致

敬礼

南王庄生产队王小红的爷爷

七月五日



看了信，使我大吃一惊，心里不住地翻腾着，那还是六月的一天，我正和张师傅干活儿。我烧炉看火，张师傅掌钳舞锤，叮叮当当一阵，张师傅打好锄项，定了板型，正要打锄板角，厂生产组却通知张师傅立即到陈村生产队去抢修农具。张师傅放下工具，照例对我叮咛了一遍他的那几句老话，就急急忙忙上路了。张师傅走后，我加旺炉火，烧红锄板，举起铁锤，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。可是，这个锄板连续回了四、五火，锄板角上的一道茬纹总是打不平，急得我满头大汗。正在这时，下班铃响，该吃午饭了，我心里一急，忘了张师傅临走时的叮咛，举起铁锤，照准锄板角，当！当！狠狠砸了几冷锤，放到水里“嗞”地一淬，茬纹看不见了，平光光的，跟别的锄头一模一样。第二天，南王庄生产队拿着供销社的介绍信，买去了十几把半锹锄，其中就有我打的

那一把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实在不好受，象吞了口生辣椒，觉着火辣辣的。

我正发愣，张师傅问道：“小李，你进厂一年多了，咱们收到多少表扬信？”“表扬信？”我一听以为师傅是要肯定我们在产品质量上的成绩，顿时高兴起来：“那谁还记得清？起码也有百十封！”“那批评信呢？”“就这么一封嘛！”我更高兴了：“咱们一年生产上千把锄头，都是狗赶鸭子——呱呱叫，就是一半把质量差点，充其量不过是个千分之一，好米还免不了有几个谷颗儿嘛！”“不过千分之一？”张师傅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，两道浓眉紧紧拧在一起，认真地说：“小李，我们不能原谅这千分之一，应当做到千分之千啊！”“千分之千？”我有点疑惑不解。张师傅看了看我说：“是千分之千！一把坏锄头，就我们厂生产的总量来说，是千分之一，可是某个用户买到它，却是千分之千啊！”你看，我算的是我们的账，张师傅却算的是用户的账！接着张师傅又说：“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把锄头，还要从这一把锄头看到我们思想上的漏洞。这个漏洞不堵，今后还会出现更多的裂缝锄头，那就会影响农业生产，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害。”张师傅说到这里，停了一下，又突然问我：“小李，你说咱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啥？”“总路线是啥？”我顺口答道：“那还用问？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、快、好、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嘛！”“对呀，这多、快、好、省中的‘好’，说的就是质量问题。可见这产品的质量决不是小问题，而是个路线问题，小李，你说是不是？”“这……”我一时没话可说了。不过，我还是觉得张师傅未免说得太玄乎，一把锄头也提到路线上来分析，岂不是有些小题大做？

这一天是星期六，明天厂里休假。吃罢晚饭，我准备去看电影《红灯记》。走到厂门口，传达室的老赵喊住我：“小李，你师傅呢？”“我师傅？吃晚饭时我就没见他呀！”“你去找找他，他的小女儿生病了，家里刚才打来电话，要他马上回去一趟。”“好！”我说着就转身去找，可找遍了全厂都不见张师傅的影子。电影开映时间快到了，怎么办？我就写了一张纸条，放在师傅的桌子上。

看完电影，我兴冲冲地回到厂里。走进宿舍一看，张师傅的床空着，桌子上的纸条不见了。我关了宿舍门，脱掉衣服爬上床，不一会，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我正睡得又香又甜，忽然一阵叮当叮当的铁锤声把我惊醒。这星期六的晚上，全厂停工休假，深更半夜谁还在烘炉上干活儿。我正迷惑不解，叮当！叮当！……，又是一阵锤声，清脆而有节奏。我打开窗子仔细一听，声音是从我们烘炉工房传来的。奇怪，张师傅不是已经回家去了吗？我连忙披上衣服向工房跑去。走近门口一看，噢！是张师傅。他赤着臂膀，汗流浹背，正在一锤一锤地打着一把半镢锄板。看着张师傅那被炉火映得通红的脸庞，专心操作的神情，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一步跨进门去，喊了声“师傅！”

张师傅停下铁锤，擦了把汗，看了看我，关切地问：“小李，你咋还没休息？”你看，他自己不休息，加班干活，反倒问起我来。我忙说：“师傅，桌上的纸条你见了没？”“见了！”“你的小女儿病了。”“知道了。”“知道了？”我看他象没事人似的，一下子急了：“那你还不回去？”“家里还有人，大队有合作医疗站。”“那你也该回去看看嘛！”“有空了回去看。眼下是锄秋大忙季节，要锄

地，咱们的锄头供不上还行？人常说：一锄银，二锄金，地锄三遍粮满囤。可不能误了锄秋季节呀！”“那你打的这把锄是……”“这？哦，这就是咱们的那个千分之一。”“千分之一？”我一时懵住了。“忘啦？王小红的爷爷那一把。”啊！张师傅连女儿有病也不回去看看，却到南王庄跑了一趟，把坏锄头拿回来进行返工呀！我知道，这个千分之一的废品是我干的，师傅替我返工，可我连承认这次事故的勇气都没有！

这时，张师傅说过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来：“产品质量问题……是个路线问题！”想着、想着，我心里一下子亮起来了。我鼓起了勇气，向前走了两步，说：“师傅，这把裂缝锄头是我原来打的，我没有执行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现在，现在你交我来返工吧！”

张师傅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，脸上的皱纹绽开了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热情地说：“好！好！是你打的？不论咱们谁打了废品都不好。”他高高兴兴地把铁锤和钳子交给我。锄板已经烧成了黄色，我一手掌钳，一手抡锤，叮叮当当，锄板很快就打好了。放在水里淬了以后，张师傅拿出来一看，平展展、明铮铮的。他喜欢地说：“好！这一下，千分之一消灭了。就是这样嘛，只要咱们钉是钉，铆是铆，一锤一锤，实实在在，一星半点都不马虎，满能打出千分之千来。”他安上锄项，又在地上试了一试，说：“行啦。”我说：“师傅，我给王大伯送去吧！”他摇了摇头：“你年轻人，瞌睡多，还是我送去。”我说：“不，你还是让我去吧，我还要去向王大伯斗私呢。你快回去看孩子的病吧。”张师傅点点头，把锄头交给我：“好！”

我二人走出厂门，我向西，他向东。走了几步，我回头望着月光下师傅的身影，他的那几句话又回响在我的耳边：

“小李，干咱这一行，钉是钉，铆是铆，一锤一锤得实实在在，一星半点都不能马虎！”

故事员的故事

宝鸡县 王东玉

我们胡桥公社的革命故事员培训班，今晚就要正式开始了。三间大房底下，电灯通明，六、七十个男女故事员，坐得整整齐齐。时间眼看已经到了八点，可是辅导员李冬梅同志还没有来。本来，今晚上安排让她先作示范讲出，然后再让她谈谈如何做一个优秀的故事员的体会。可是等了好久，还不见她的人影。作为这个培训班的组长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

场上的人，一边唱着革命歌曲，一边等着她。我趁这个机会，跑出屋外，朝冬梅要来的那条路放开嗓子喊了起来：“冬梅！冬梅！”可是哪里有回声啊！我心里想：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她有了别的什么事？还是因为今天下午下了暴雨？不过，东庄大队离这儿也不过七、八里路啊！

我回到会场，只好临时指定一个同志先讲。一个故事刚讲完，突然，一个浑身泥浆，满脸汗水的姑娘闯了进来。我一看，正是冬梅同志。场上的人也都几乎喊了起来：“欢迎李冬梅同志讲故事！”我跑上前去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：“冬梅，你怎么啦？弄得浑身泥浆？你最好先休息一下，今晚上……”没等我说完，冬梅缓了口气，抢过我的话头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，我能讲出，按原计划进行！”说着，她走

到讲台跟前：“同志们，很对不起，我没有准时来。”她掏出手帕来，擦了擦脸，缓了口气接着说：“为了庆祝‘五一’国际劳动节，我就给大家讲白求恩的故事《伟大的战士》吧。”

她讲得虽然很吃力，却充满着感情，讲得是那样的亲切、认真。场上的人都屏住气息倾听着。讲着，讲着，只见冬梅脸上黄豆大的汗珠，不住地往下滚落，她的腿也好像在颤抖着。我再仔细一看，只见她的右脚轻轻地踮起，全身的重量都放在了左脚上。这时，坐在我眼前的一个女故事员悄悄地对我说：“组长，我看冬梅不对劲，最好建议她休息一下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可是冬梅不歇气地讲着，使我无法插话。当她讲到白求恩要求带病坚持工作那一段时，她的声音更高亢了：“我可以工作，手指这点小毛病算得了什么？你们要把我当作一挺机关枪来使用……”她讲着讲着，声音又渐渐地微弱下去。每讲几句，就要抹一把汗。她一直坚持着把故事讲完了。当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的时候，却见冬梅两手扶住桌子，摇摇晃晃，几乎要昏过去。我连忙抢上前去扶住了她。冬梅被扶下去休息了。这时候，会场上的人一个个都关切地喊了起来：“冬梅怎么啦”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”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一时也弄不清楚。不过我想，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，冬梅决不会迟到的，更不会当场几乎昏过去。正在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，一个须发半白的老头匆忙地闯进了会场。我一看，他正是冬梅那个大队的党支部副支书张大伯。只见他一边喘气一边问道：“冬梅呢？她不是来培训班了吗！人呢？”我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，他听

了立即要去看冬梅。我急忙拉住他的手说：“大伯，你先等等，她刚睡着。”这时候，好多人都围拢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冬梅是怎么回事啊，大伯？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。”张大伯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就向大家讲了起来。

昨天晚上，东庄第四队召开社员会，安排春播活路，但是，最后轮到安排拉化肥的事，却把队长给难住了。上边分配给我们五百斤化肥，需要两个人到县化肥厂拉回来，春播正等着用呢！可是男劳力确实有点紧张，十几个小伙子进山突击割扫帚，还没有回来；春播正在紧火处，又抽不出壮劳力来。队长考虑着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这时，冬梅要求说：“拉化肥的事交给我们吧，我和惠琴两个去。”队长没有立即答应，在想：到化肥厂拉化肥，来回七、八十里，两个小伙子也是够呛的，去两个年轻女娃子哪能行啊？“怎么，你不相信我们？”惠琴也笑着说：“男同志能办到的事，我们女同志也能办得到！”正在争着，我站起来说：“公社的故事员培训班明晚开始，冬梅是辅导员，最好不要拉化肥去了。”这下子可急坏了冬梅：“没问题，大伯，培训班是在晚上，不矛盾啊！”“那不行！”队长坚决地说：“拉化肥回来，太疲劳了，怎么还能去参加培训班？”听队长这么一说，冬梅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：“我们俩保证完成任务！”说着拍了惠琴一把：“走，咱们快做准备去！”说完，两个姑娘一溜风地离开了会场……。

两个姑娘鸡叫就起来收拾出发了。她们一路上说着笑着，吃早饭时就赶到了。到了化肥厂，只见在一个临时搭起

的凉棚底下，有好几十个拉化肥的人正在那里喝水休息。冬梅刚走到凉棚跟前，突然从人群当中站起来一个胖笃笃的女青年，她拉开嗓门说：“哎！这不就是东庄大队故事员李冬梅吗？我认识她。咱们欢迎她给咱讲个故事吧！”群众一听是故事员，都鼓起掌来。冬梅向惠琴说：“我去讲故事，你就坐在这里休息，听一下大家的批评意见吧！”说完，她从容不迫地走进人群。讲个什么故事呢？冬梅心里想，目前正值春播时节，应该讲讲按计划种植，贯彻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的方针政策。于是，她便讲起自己编写的《纲举目张，五业兴旺》的故事来。故事刚一讲完，只见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，向一个青年小伙说：“副队长，你听这个故事咋向？咱们队上过多的点瓜务菜，怕会丢掉粮食这个纲吧？”那个青年小伙子同意地点了点头。大伙儿听完故事，有的去开票，有的去装化肥。但是，又有另外一些社员围拢过来，一边鼓掌一边要求给他们也讲一个故事，这时惠琴站起来说：

“冬梅，咱们也该装化肥了，比咱们来晚的人也装好了，有的已经拉走了。”冬梅想了想，向听众说：“大家稍等一下。”说完，她拉着惠琴的手，走出人群。“好妹妹，”冬梅微笑着说，“咱们来个合理分工，你去给咱们联系开票，我来讲故事。这里有群众，正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机会，群众要求咱讲，咱咋能推辞？”惠琴听她这么一说，忍不住“噗味”一声笑了。冬梅一转身，又钻进人群讲了起来。

下午三点钟的光景，她们拉着化肥往回赶路。可是，拉到半路上，糟了！只见狂风骤起，乌云翻卷，又听得炸雷“咔嚓咔嚓”，震得人耳朵里嗡嗡直响。眨眼功夫，随着几道利剑似的闪电和几声迅雷，铜钱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。一

刹那间，狂风挟着大雨，铺天盖地而来。这里正是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地方。冬梅一把抓过提兜，从里边取出准备好的塑料单子，两人拉展盖在架子车上。“你看，”惠琴指着车子说：“车子的两个角没有苫严，怎么办？”冬梅没有吭声，毅然地脱下自己的布衫，盖了上去；惠琴一见，二话没说，也脱下了自己的布衫，苫住了车子的另一角。她们又冒着风雨，踩着泥泞，拉着架子车继续赶路了。



暴雨虽然时间不长就过去了，但路上却十分难走，车子越拉越费劲，她们滑倒了多次，弄得浑身泥浆，满脸泥水。眼看雨后的夕阳快要压山了，可是她们离队上还有七八里。这时候，她俩都感到精疲力尽，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。走着走着，冬梅忽然停下了车子，惠琴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冬梅用手指了指东南边的岔路说：“你看！”但

见那边有一辆马车正在爬坡，坡尽管不陡不高，但由于道路泥滑，几次都没有上去。冬梅果断地说：“走，咱们帮他一把！”说着两个姑娘便朝马车赶了过去。走到跟前一看，原来车上拉的是水利器材，赶车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。冬梅热情地说：“现在赶吧，大伯，我们帮你。”那老人十分高兴，他道了一声谢，扬了扬鞭子，在红稍马身上抽了一鞭，车轮滚动了，冬梅和惠琴在两边使劲地掀，马车一点点地向坡上爬去。眼看着快要上坡了，可是牲口又曳不动了，站出来直喘气，任你怎么掀也掀不动。老人又抽了红马一鞭，谁知马一用力，打了个前失，车轮慢慢向坡下滑去。这时，只见冬梅急忙从后边扑过去，使尽全力，用肩膀扛住了下滑的车轮，由于脚下太滑，把一只鞋也登掉了。惠琴见路边有一块斗大的石头，急忙跑过去抱了起来，却不料脚下一滑，打了个趔趄，石头掉在地上，直向冬梅的右脚上砸去。惠琴急忙喊道：“快，抬起脚！”可是冬梅肩膀紧紧地扛住车轮，两脚用力地抠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石头砸在了冬梅的脚上。惠琴惊慌得喊出声来，冬梅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下命令似地说：“快，用石头支车轮！”惠琴急忙抱过石头，支在了车轮底下。冬梅这才松开肩膀，长长地出了口气。这时，紧紧扳着车辕的老人，回过头来焦急地问道：“怎么啦，把脚砸伤了吧？”冬梅立即抢过去说：“没有，大伯，你松开手歇歇吧。”人，歇下了，马，也歇下了，大车在半坡上，稳稳实地停住了。惠琴一看冬梅的脚背，已现出又青又紫的颜色肿了起来，脚踝骨砸破一片皮，鲜血染红了脚后跟。冬梅给惠琴示了下眼色，避开老汉的视线，拿出手帕，很快把伤口包扎起来。那老人十分感激地说：“太谢谢你们

了！要不，我今晚还得在坡下冻一晚上呢！哦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冬梅说：“不用问了，大伯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再鼓一把劲，把车赶上坡去，你快赶路吧！”

冬梅和惠琴回到架子车跟前。惠琴说：“冬梅姐，你脚受了伤，跟着走好了，我一个人来拉吧！”“这点儿伤算什么？”冬梅爽朗地笑着说，“咱们今天也算是经风雨，锻炼革命意志嘛。”说着，又从惠琴手里抢过架子车：“看，天快黑了，可不能耽误了今晚的事。”

肥料拉回家，已是晚上八点多了。冬梅饥渴劳累，脚上伤象刀割一样疼；暴雨淋过以后，现在才感到头疼，身上一阵冷一阵烧。可是她丝毫不管这些。她心想：讲革命故事，培训故事员，这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，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件大事呀！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。她舀了一碗冷水，骨碌碌喝了下去，然后抓起两个冷馍，一边啃一边向故事员培训班奔去。

再说惠琴，她一放下车子，便连忙去给党支部汇报了拉肥料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事……。

张大伯讲完了，会场上的人几乎同时喊了起来：“向李冬梅同志学习，做优秀的革命故事员！”

今晚上培训班的活动算是结束了，可是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这时候，我耳边不停地响着李冬梅同志多次讲过的那句话：要做革命故事员，先做革命人！